

清華簡《司歲》字詞校理及原理探析

龐壯城*

摘 要

本文在原整理者的成果上，就清華簡《司歲》的「字詞訓釋」與「數術原理」進行討論，認為簡文中的「辰」字不僅保留了較早的字形結構，在簡文中也分別指涉六辰之辰、地支之辰以及星辰之辰，文中「兩辰」實指太歲與歲星；簡文「𠂔」字應可釋為表初始、起始義的「才」字；簡 13「𠂔」當為十二之合文，可能是書手漏寫合文符號。

《司歲》是以十二為基數進行推演，確定「受舒月」之後，以六辰分配地支，其中僅受舒與上、中、下時進行易位（輪值）。易位的機制則建立於簡 12 至 13 所言的「弋（代）出弋（代）入」——二辰在十二歲中輪值的概念，其中二間與無豐（無厲）則無需輪值。由此可知本篇與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揭示了十二歲這一系統，由歲星紀年法配合六辰司歲占斷吉凶，演變至以單純的神煞化十二歲占斷吉凶的進程。

關鍵詞：清華簡、《司歲》、字詞訓釋、十二歲、數術文獻

*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助理教授。

The Study of Word Characters and Document Theory of Tsing Hua Bamboo Slips *Si Sui*

Pang, Chuang-C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original organiz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ord Explanations” and “Theory of Shu Shu” of *Si Sui* 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conclude that the character “Chen (辰)” in the simplified text not only retains the earlier glyph structure, but also refers to the six-days eve, the earthly branch, and the star, respectively. “Er Chen (二辰)” actually refers to “Tai Sui (太歲)” and “Sui Xing (歲星)”; the word “Cai (扞)” in the simple tex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 word “Cai (扞)” representing the initial meaning; the “Ge Chu Ge Ru (戈出戈入)” in slip No.12 to No.13 can be regarded as “Yi Chu Yi Ru (弋出弋入),” which means “translocation” concept; slip no.13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He Wen,” just the handwriting of the book misses the symbol for “He Wen.”

Si Sui using the “Theory of Shu Shu,” the earthly branches are allocated based on six days. Among them, only the “Shou Shu (受舒)” and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periods are translocated (rotation), and the second and no Feng (豐), Wu Li (無厲) means no. This paper and Kong Jia Po’s Han Bamboo Slips “Ri Shu Si Sui” reveals the twelve-year-old system, which is evolved by the “Sui Xing (歲星)” Chronicle Method.

Keywords: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Si Sui*, Unearthed Documents, Shi Er Sui, Shu Shu Documents

清華簡《司歲》字詞校理及原理探析*

龐壯城

一、前言

《司歲》收錄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¹，該篇共十五簡，接抄於《四時》篇後，兩篇共書於一卷。簡文依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為《司歲》篇的總綱；第二為《司歲》的六辰輪值；第三為《司歲》的補充說明與吉凶占斷。本篇所載十二歲名稱可與《爾雅》、《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天官書》以及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相參照，其原理與天文學上的「十二次」，即利用太歲運行一周天須歷經十二歲有密切關係，不過簡文提及的十二歲名稱及性質與傳世文獻中所載的「星歲紀年」較為相同，與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中已經「神煞化」的十二歲不同。原整理者已對簡文有關之字形、詞語做了很好的訓解與梳理，下面就一些仍有商榷空間的字詞或概念進行探究。

二、字詞訓釋

（一）六晨（辰）、兩晨（辰）

簡文「辰」字多見，共十四次，皆寫作「晨」，其義項至少有二種，首先是用作

* 本文為福建省科學規劃項目：《西漢初期數術類簡帛詞語言整理與研究》（FJ2019C061）之階段性成果。

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頁143-148。原整理者的相關論述可參原書，以下不再具引。

司歲規律的「六晨（辰）」：哉、上時、中時、下時與間。間有二次，分別在中時與下時之間、無豐與無厲之間，故合而為「晨（辰）」。²簡 1 云：

𠂔(凡)行水旱火疾兵死𠂔(喪)之道，正亡(無)丰(豐)、亡(無)萬(厲)、六晨(辰)以為紀。𠂔(其)六辰：一為𠂔(哉)，二為上寺(時)，三為中寺(時)，四為寺(時)，五為閑(間)。^{【一】}

簡 1 兩次「六晨（辰）」，分別寫作與，以晨假借「辰」字，指司歲之綱紀，所从「辰」旁之上或可加橫畫。其次是用作地干支的「辰」，如簡 2 云：「子辰酉為無豐，午戌為無厲。」其「辰」字寫作，其上亦有橫畫。是知辰旁之橫畫並無字義區隔之功能。細察簡文，除上述二種義項之外，頗疑簡文「辰」字尚可訓為「星辰」。簡 12 至 13 云：

𠂔(凡)十又二歲，兩辰司歲，戈<弋(代)>^{【一二】}出戈<弋(代)>內(入)，以𠂔(盡)^𠂔(十二)月，復以為十又二歲。

「兩辰司歲」，原整理者認為：「兩辰，疑指上文之無丰、無厲。」但簡 1 所言「六辰司歲」實未包括無豐、無厲，只有（哉、上時、中時、下時與間），且後言兩辰之出入可以盡十二月，涵蓋一整年，前述的六辰之辰或地支之辰，恐皆無法滿足此義。頗疑兩辰之辰當指星辰之辰，因為古人觀察到歲星的週期為十二年（實則為 11.86 年），但歲星的運行方向與其他恆星相反，以歲星紀年較難結合傳統的天文觀測習慣，故古人以虛擬的「太歲」作為觀測對象。太歲運行之方向與歲星相反，故與一般的觀測習慣相同，配合十二地支，以十二歲的體系標誌太歲的移動位置，因此可由任一太歲所處的「辰」（如攝提格），推測出歲星的所在位置。²簡文的「兩辰」即實體的歲星與虛構的太歲，因兩者的運行方向相反，故言「一出一入」；移動一個辰體（如攝提格）為十二月，故言「以盡^𠂔月」；繞行一周為十二歲，故言「復以為十又二歲」。由此，則本篇「辰」字當有三種義項：六辰之辰、地支之辰以及星辰之辰。

關於「辰」字的構形，尚有幾句可說。簡 4 用作地支之辰字作，所从辰旁中有一短豎筆，字形與清華柒《越公其事》的「𠂔」字類似，如（簡 3）與（簡

² 馮時：《天文學史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頁 158。

58)，差別在本篇簡 4 增加的豎筆並未與橫筆交叉成十字狀。這類字形可追溯至西周金文中《臣辰冊方鼎》的、《臣辰父乙酉》的等，當中間表示「綑綁耨頭的繩索」部分（或說即「蜃」之象形）³改曲為直後，便形成像春秋時期《叔夷鐘》（齊器）的，以及《競孫旗也鬲》（楚器）的等形，本篇與《越公其事》中的「辰」旁應該是此種形體的遺留，至於其餘缺少短豎筆，顯得更簡單的「辰」旁，可看作是更進一步簡化後的產物。⁴

（二）朙

「朙」字，原整理者認為：「從月，才聲，讀為『哉』。《爾雅·釋詁》：『哉，始也。』」「哉」字本即从才得聲，當可通假。西周晚期《師匄簋》「哀才（哉）」、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善才（哉）言嚳（呼）」、上博簡《曹沫之陣》「曼（慢）才（哉）」、虛（吾）鬲（聞）此言、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荒兮其未央才（哉）」等皆借才為哉，惟所舉字例多寫作「才」，而本篇則罕見地增添月旁，以「朙」字假借「哉」。

《說文·才部》：「才，草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凡才之屬皆从才。」許慎之所以將才理解為「草木出生」的象形字，蓋因「才」有「開始」、「初始」之義。實則「才」、「弋」為一字分化。陳劍〈釋造〉一文分析甲、金文字例，認為：「『弋』跟『才』字形各方面情況都很接近，其區別僅在於『弋』字右上比『才』字多出一小筆，兩字讀音相差也不遠，所以我認為，它們本是由一字

³ 裘錫圭：〈甲骨文所見之商代農業〉，《裘錫圭學術文集 1·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246。龍宇純：《中國文字學》，收入《龍宇純全集》第 1 冊（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43。

⁴ 《說文》「辰」字小篆作，中間的短豎筆，延續西周金文「辰」字的構形，類似寫法又見於傳鈔古文，如《三體石經·皋陶謨》作，此字構形基本與本篇簡 4 例字（扣除所从日旁）相同，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指出：「包山 20 等號簡作，從『日』；上博簡《仲弓》19 號簡作。除去『口』和『日』的部分都與石經古文比較接近。」未言完全相同，大概也是注意到石經「辰」字具有短豎筆，楚簡例字則無。傳鈔古文中又有一類「辰」字，增加了「又」旁，如《古文訓·益稷》的與《古文訓·武成》的，其來源於字形所从的「正」旁最末一撇，如（《古文四聲韻》1·30）、（《廣金石韻府》1·33）等字，因為「又」字小篆作，其特徵與上述筆畫相近，故隸楷定為「又」字，無形中重現了甲骨卜辭中辰字以手持耨具之義。參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 181。

分化而來的，「才」字字形也應說為像下端尖銳的槓杙之形。」⁵

才、戔、哉三字關係較為複雜，「才」是由表武器的「戔」字分化而出，故本有「傷害」之義，甲骨文中假「才」為「在」字⁶，故另造从戈之「戔」字明示傷害義，《說文·戈部》：「戔，傷也。从戈，才聲。」甲、金文中的「戔」字又多用為表示語氣的句末虛字，常假借為「哉」字，故劉雨、黃錫全認為就是「哉」字。⁷「戔」多用於語氣詞，故疊加口旁，即《說文·口部》所謂的「言之閒」；才為戔、哉之聲符，自然可假借二字，然其「初始義」則未知來源，各家說法莫衷一是。⁸

「才」之本義為武器，許慎根據小篆字形所得出的「草木初生」一義並非確解，則多部據此闡釋的同源字典亦須修改。古人以「才」為「在（處於）」，亦以「才」為「哉（語氣詞）」，才字同時具有兩種用法（可能都是由假借而來）⁹，後者（哉、

⁵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141。

⁶ 《甲骨文字典》「才」字條云：「讀如『在』，表示行為所涉及的處所、時間、範圍以及對象等。」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672-673。

⁷ 劉雨：〈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收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132。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頁32。

⁸ 《古文字譜系疏證·之部》「才」字條認為：「哉、栽、載、裁等字均有始義，《爾雅》『哉，始也。』徐鍇《說文繫傳》『栽』下云『又栽植也。』《正字通》『樾曰栽，長曰樹。』按栽種之物多為幼苗或種子，故栽可引申指幼苗，進而引申有始義。……《說文》『栽』下段注『栽者，衣之始也。』可知才、哉、栽、裁等从「才」得聲之字皆有「初始」、「開始」義，不過該義項究竟是從何而來，則眾說紛紜。《漢語同源詞大典》未收錄「哉」字，然「才」字條云：「（存、在）二詞義同。其音稍異而相通。『在』字從紐之部，『存』字從紐文部，雙聲，之文通轉。此二字漢許慎云『才聲』，可從。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多借『才』為『在』，後加構件『子』為『存』。」《大典》採《說文》的說解，故云「草木初生於土則即存在」，再輔以甲、金文「以才為在」的書證，得出「才」字的「初始」、「開始」等義項。《同源字典》以才、哉為同源字，云：「《說文》：『才，草木之初也。』朱駿聲曰：『引申為本始之義，又引申為僅暫之義。』……《爾雅·釋詁》：『哉，始也。』《漢書·律曆志下》：『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師古曰：『哉，始也。』」《同源字典》雖未明言「才」、「哉」二字的同源關係，但將兩字條先後排列，其意不言可知。後出的《同源字典補》、《同源字典再補》則解釋得更為明顯，此不贅引。上述諸典由《說文》所釋「草木初生」之義，故借才為「在」字，表示存在之義（後孳乳出「才」字）；而同樣从才得聲的哉字一系，也因此具有「初始」等義項。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246。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頁56。王力：《同源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96。劉鈞杰：《同源字典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8。劉鈞杰：《同源字典再補》（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頁5-6。

⁹ 全廣鎮認為甲、金文中的「才」字大多假借為「在」，假借為「哉」者較少（以戔為哉的字例也不多見）。而據朱立偉統計，以才為哉的40個例證，西周僅有3例，戰國時期則有37例。全廣鎮：《兩周金文通假字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64-67。

栽、裁)受此影響也逐漸出現與「存在」相近的義項。職是之故，簡文「𠂔」字或可直接視為「才」，而非「哉」的假借字，因為出土文獻中以才為哉的字例，大多無額外的偏旁，此字疊加義符「月」，可視為表現天象、月相之「初始狀態」。類似的構字概念，尚可見於「歲」字。歲、戌本為一字，後增加義符「步」表示五大行星（五步）之義，後楚文字將「步」旁改為「月」，以示「歲月」之義¹⁰，如𠂔（包山簡2）、𠂔（新蔡簡乙4）等。傳鈔古文中多見从夕，戔聲的戔字，可視為哉的異體字，如戔（《晉龔寶子碑》）、戔（《魏司馬景和妻墓誌》）、戔（《魏石門銘》），月、夕二字同源，戔字所从夕旁，或即上述从月之字的遺留。¹¹此些例字所从夕旁，則可能進一步簡省為丿，構成哉的異體字「戔」。¹²

（三）𠂔（十二）

簡12至13云：

𠂔（凡）十又二歲，兩辰司歲，戈〈弋（代）〉【一二】出戈〈弋（代）〉內（入），以𠂔（盡）𠂔（十二）月，復以為十又二歲。

簡文的「十二」一字，相較於前後文中的「十又二」三字，可以看出「十」與「二」兩字間並無多餘的空隙，或可能為兩字的合文。

三、司歲原理的解讀

《司歲》篇是以歲星（太歲）輪值一周（十二歲）作為吉凶占斷的原理，當中

¹⁰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頁117。

¹¹ 北大漢簡《老子》「哉」字作𠂔（簡47）、𠂔（簡172）、𠂔（簡178），實以「戔」假借為「哉」，則魏晉以後从「刀」、「力」等偏旁的「戔」字，也有可能是「人」旁的訛變。

¹² 石經古文亦有借「才」為「哉」之例，如𠂔（《敦煌·舜典》）、𠂔（《敦煌·武成》）、𠂔（《古文訓·益稷》）等，其豎筆旁筆畫有朝右或朝左者，與楚文字所見「才」字不同，不過《敦煌·武成》例字𠂔中間豎筆若往右書寫，便與𠂔（上影本《尚書·皋陶謨》）、𠂔（上八本《尚書·武成》）相同。

涉及六辰配月（配日）的推演方式，以及「易位」的輪值機制，在理解其原理前，則必先釐清簡 12 至 13「戈〈弋（代）〉出戈〈弋（代）〉入」一句的確切意義。

（一）戈〈弋（代）〉出戈〈弋（代）〉入

簡 12 至 13 云：「𠄎（凡）十又二歲，兩辰司歲，戈〈弋（代）〉【一二】出戈〈弋（代）〉內（入），以𦏧（盡）𠄎（十二）月，復以為十又二歲。」原整理者認為：「北大漢簡《節》：『凡陰陽行也，易〈易〉出易〈易〉入。』」¹³將句中的「戈」字理解為「弋」的錯字，四字當作「一出一入」。此種解讀方式，是先將「戈」字視為「弋」的錯字，再由「弋」字通讀為「一」；又前述簡文的「兩辰」（歲星與太歲）出入的時間，為一年（十二月）間，故後言「以盡十二月」。

北大漢簡《節》的文句，可與本篇對參。《節》篇提及陰陽刑德的運行理論，說明刑德二神在一年（十二月）之中相向運行，故原整理者認為：「易，交換、交替。此指陰陽運行，交替出入。」¹⁴由此出發，《節》之「易」則理解為「變易」、「交替」的概念，指刑德二神的交替運行，然此概念與《司歲》篇原整理者提出以「戈」為「弋（一）」的理解頗有不同。

簡文「戈」字若可視為「弋」的錯字，則除通假為「一」之外，也可通假為「代」字。「代」為定紐之部，从「弋」得聲，當可通假，上博簡《仲弓》「昔三弋（代）之明王」、清華簡《金縢》「王得周公之所以自為衽（貢）以弋（代）武王之斂（說）」、「周武王有疾，周公所以自弋（代）周武王之志」等，皆是以「弋」為「代」字。

楚帛書甲篇言：「四神相弋（代），乃𡗗（止）以為戡（歲），是佳（惟）四寺（時）」，認為四時與年歲之現象的產生，原因在於「四神相代、變易」，此種用神煞解釋天文（時間）現象的描述，與《司歲》的兩辰、《節》的陰陽刑德概念非常相近，也符合簡 13 所提到「易立（位）」的輪值程序。傳世文獻不乏以「代」字說明陰陽、寒暑等時序轉移的天文現象，如《太玄·玄文》：「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陰陽迭循，清

¹³ 不過，秦漢出土文獻中「易」、「易」二字的互用當屬訛混，而非通假，兩字音義有別，故原整理者所引當作「易〈易〉出易〈易〉入。」今正。

¹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40。

濁相廢。」¹⁵以「出冥入冥」與「新故更代」相對。《風俗通義·祀典》：「茺者、交易，陰陽代興也。」¹⁶以「陰陽代興」解釋「交易」。《後漢書·律曆中》：「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¹⁷皆以「代」、「易」說明朝代轉移。又如《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¹⁸亦以「易」、「代」二字相配。《司歲》篇以「戈」為「弋（代）」的文字現象，配合「易位」的使用，也頗符合上述文獻的性質。

（二）六辰配月（配日）

《司歲》中以無豐、無厲及六辰（哉、上時、中時、下時與二間）區別每歲之吉凶，不過原整理者在說明上述六辰等輪值地支時認為：

每一歲，先確定「受舒日」地支，然後上時地支為「受舒」日前六日，中時為上時前二日，下時為中時前二日。

原整理者並以簡文配合規則繪製「十二地支司歲表」附於原書圖版後。《司歲》的原理實與太歲十二年運行一周天的天文觀測現象有關，直觀而言，每歲中的十二地支也可以是相對的十二「月」，並不只限於「日」，所以根據十二地支指涉（月或日），則對《司歲》的理解也會隨之而變。

以地支為日，則六辰的排序規則便如原整理者所言，則在每一歲中便是重複此固定的六辰，如在「攝提之歲」中，無論日天干為何，只要日地支為「亥」，該日便是受舒日。在此種解讀方式下，每歲「受舒月」的推移規律則是以四個、五個干支為間隔交替輪換，如「攝提之歲」的受舒月為亥，「單闕」之歲則為巳（間隔四個地支），「執徐」之歲為戌（間隔五個地支），「荒落」之歲為辰（間隔四個地支）依次類推。

但若以地支為月，則無豐、無厲及六辰（哉、上時、中時、下時與二間）指的

¹⁵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劉韶軍點校：《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238。

¹⁶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68。

¹⁷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3040。

¹⁸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2952-2953。

就是每歲中的不同月份，將「受舒日」，當改為「受舒月」，每歲之間的受舒月，則以五個月、十六個月的間隔交替輪換，如「攝提之歲」的受舒月為亥，「單閼」之歲則為巳（間隔五個月），「執徐」之歲為戌（間隔十六個月），「荒落」之歲為辰（間隔五個月）依次類推。

以十二地支配月抑或配日，會影響對簡文的理解。以「配月」論，則可以呼應簡 12：「凡十又二歲，兩辰司歲，一出一入以盡十二月，復以為十又二歲。」所言的「歲」即「年」，以兩辰司一歲，後盡十二月，可知此兩辰所配者當為月無疑。若然，則前引原整理者所言受舒日云云，皆當改為月；而六辰所配月之吉凶，除六辰外，尚需配合剛柔日（十日之剛柔）與天氣（雨風之逆順少長）進行研判。但若以「配日」論，則無法解釋為何簡文云「盡十二月」（似當改言「盡三百六十日」較佳），且以六辰配日，輔以剛柔、天氣，雖然細膩，似又過於累贅。

原整理者以《司歲》中的十二地支配日，或許是受到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以十二地支為十二歲之判斷標準，如簡 427 言：「正月子朔，攝提格司歲，四海有兵，有年。」¹⁹孔家坡漢簡是以三百六十日（一年）為間隔，故攝提格之後依序是丑、寅、卯等地支為朔日，配予不同司歲。

孔簡《日書·司歲》與清華簡《司歲》不管是簡文內容，或吉凶順逆針對的對象皆不同，如前者是以攝提格、執徐等已然「神煞化的」十二歲為司歲者²⁰，與後者以十二歲為紀年名稱，並以「六辰司歲」、「兩辰司歲」不同；又如前者是以「年」為單位，故所論吉凶針對的是該年內的事件，以攝提格司歲為例，便是該年歲內，四海有兵；後者則是以月為單位。

（三）易位

易位即六辰在十二月中的輪值現象，而輪值需從「受舒」談起。「受舒」是決定

¹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文物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 181。

²⁰ 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初探〉，發表於「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07.11.10-11），後收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頁 256-257。

六辰配月的起點，簡文稱為「𣎵」，為起始之義。將簡文內容繪製成圖後（如下），便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受舒月的性質。

歲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攝提	無豐	下時	間	中時	無豐	上時	無厲	無豐	間	無豐	無厲	受舒
單閼	無豐	無豐	間	無厲	無豐	受舒	無厲	下時	間	中時	無厲	上時
執徐	下時	間	中時	無厲	上時	無厲	無厲	間	無豐	無豐	受舒	無厲
荒落	無豐	間	無厲	無厲	受舒	無厲	下時	間	中時	無豐	上時	無厲
敦牂	間	中時	無厲	上時	無豐	無厲	間	無豐	無豐	受舒	無厲	下時
協洽	間	無豐	無厲	受舒	無豐	下時	間	中時	無豐	上時	無厲	無厲
涒灘	中時	無豐	上時	無厲	無豐	間	無厲	無豐	受舒	無豐	下時	間
作噩	無豐	無豐	受舒	無厲	下時	間	中時	無豐	上時	無豐	無厲	間
藉茂	無豐	上時	無厲	無厲	間	無厲	無厲	受舒	無豐	下時	間	中時
大淵	無豐	受舒	無厲	下時	間	中時	無厲	上時	無豐	無豐	間	無厲
困敦	上時	無豐	無厲	間	無豐	無厲	受舒	無豐	下時	間	中時	無厲
奮若	受舒	無豐	下時	間	中時	無厲	上時	無豐	無豐	間	無厲	無厲

《司歲》是以地支配合歲進行推演，以 12 為基數，六辰中除二間外，在十二年中，輪值各地支，不會重複出現。故簡 13 云：

屯（純）然斤（其）亡（無）萬（厲）、二閼（間）不與易立（位）。

這是說無厲跟二間（事實上也包含無豐，因為無豐與無厲的數量與位置是固定的，故無厲便是無豐），不參與「易位」這個程序。易位即前文所說的「代出代入」，也就是輪值的概念。

可見在《司歲》所用的術語中，受舒與上、中、下三時的地位遠較二間、無厲（無豐）與二間要為重要，故前四者的數量較少，且可輪值十二月；二間雖也輪值十二月，但會重見於相同地支，如子就同時是敦牂與協洽兩歲的間，故其地位又較受舒等四者為低。²¹

²¹ 王寧認為：「各歲的『二無』（引者按：指無豐與無厲）之辰的數量不盡相同，最多的有四辰，最少的有二辰，這種情況，不可能是在推演過程中產生的劃分，而是事先已經劃分好的哪些辰為無丰、哪些辰為無厲，然後據之進行的分類。」此說可參。不過我們認為無豐、無厲是在確定受舒、上中下三時後，剩餘的地支數即是，而非先確立無豐、無厲，再排列受舒等六辰之位。參王寧：〈清華簡《司歲》的推算方式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0 年 12 月 6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709>（2020 年 12 月 7 日上網）。

至於無厲與無豐不僅數量較多，重複見於同一地支，且沒有輪值的現象。由表可知，一年之中，無豐與無厲的代表地支總和是固定的（六次），但各自代表的地支則可以改變，如攝提之歲的無豐為子、辰、未、酉，無厲為午、戌；奮若之歲的無豐為丑、未、申，無厲為巳、戌、亥。無論地支數如何變動，只要總數為六即可。另外無豐、無厲所配的地支也有特定範圍，無豐只配子、丑、辰、未、申、酉，無厲只配寅、卯、巳、午、戌、亥，故無豐、無厲是不能輪值十二月。此即是簡文所言「屯（純）然亓（其）亡（無）萬（厲）、二閼（間）不與易立（位）」，意為：「在所有（純然）而十二歲中，只有二間與無厲（無豐）不參與輪值」。

四、結論

劉樂賢認為，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的占測結果，「既與歲星的位置無關，也與太歲的遷徙無關。十二歲名與十二支只是一種搭配關係，與歲星的運轉完全沒有關係，因而也與紀年方法沒有關係……也可以說這裡的十二歲名已經『神煞化了』。」²²與之相較，清華簡《司歲》可能是孔簡《日書·司歲》的前身，前者除篇幅較長之外，其以十二地支的推演方式，以及六辰配月指涉的對象，皆較後者複雜，但相關吉凶事件則缺錄。相比之下，孔簡《日書·司歲》篇幅較短，且司歲輪值方法簡略，關注的事件大多以兵事、農事為主（此或導因於太歲與兵事之關係）。從司歲的原理上，可知兩篇文獻揭示了十二歲這一系統，由歲星紀年法配合六辰司歲占斷吉凶，演變至以單純的神煞化十二歲占斷吉凶。

²² 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初探〉，頁 257。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劉韶軍點校：《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二、近人論著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

王寧：〈清華簡《司歲》的推算方式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站，2020年12月6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709>
(2020年12月7日上網)。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全廣鎮：《兩周金文通假字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
上海：中西書局，2020。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文物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馮時：《天文學史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 1・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 劉鈞杰：《同源字典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 劉鈞杰：《同源字典再補》，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 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初探〉，收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頁
249-257。
- *龍宇純：《中國文字學》，收入《龍宇純全集》第 1 冊，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5。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Jian, *Jia Gu Jin Wen Kao Shi Lun Ji* [Collected Essays of Textual Exegesis of Oracle-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Beijing: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Huang De Kuan, *Gu Wen Xi Pu Xi Shu Zheng* [Dredging and Arrangement o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Genealog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Suizhou Municipal Archaeological Team, *Sui Zhou Kong Jia Po Han Mu Jian Du* [Bamboo Slips and Wooden Tablets Unearthed from Han Burials in Kongjiapo, Suizho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Ji Xu Sheng, *Shuo Wen Xin Zheng* [New Evidence Regarding the *Shuo We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 Lung Yu Chun, *Zhong Guo Wen Zi Xue- Lung Yu Chun Quan Ji* [Lung Yu Chun Collection Chinese Philology] Vol. 1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2015).
- Qiu Xi Gui, *Qiu Xi Gui Xue Shu Wen Ji- Jia Gu Wen Juan* [Qiu Xi Gui's Collected Works on Oracle-Bon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for Unearthed Texts, Tsinghua University & Huang De Kuan, *Qing Hua Da Xue Cang Zhan Guo Zhu Jian-Shi*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singhua University (Book VII)] (Shanghai: Zhongxi Book Company, 2020).
- The Institute for Excavated Text Research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 Jing Da Xue Cang Xi Han Zhu Shu-Wu* [A Bamboo Slips Manuscript of Western Han Collec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Wang Li, *Tong Yuan Zi Dian* [The Cognate Dictionary of Character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 Yin Ji Ming, *Han Yu Tong Yuan Ci Da Dian* [The Cognat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